



文心画趣(二)

# 审美有品 玄虚清淡

## ——魏晋南北朝之绘画及画论

刘万鸣



刘万鸣

曹丕建魏，魏、蜀、吴三国鼎立。兵戈相接，乱世心慌，士人多自保，消极于世，崇尚老庄，以清静为本，故文人雅士多出于世。又因汉之艺术丰富多彩，使后世三帝王富士之族甚爱绘画，忙里求暇，亦以绘事寄兴，如魏之曹髦、吴之孙权。再如蜀之张飞，一生驰骋沙场，然雅好绘事，以擅画美女名于世。诸葛亮孔明，蜀国丞相，军政一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好因天地日月、神龙、牛马、人物等。史载孔明曾为夷作画以赐，夷甚爱之。其子诸葛瞻亦善画。至于魏人杨修、桓范、嵇康、徐邈等，吴之曹不兴、赵夫人皆画之大成者。

杨修，华阴人，善画人物，画有三卷，《吴季札像》《严君平像》《西京图》等，均为佳作。桓范，沛国龙亢人，正始年间任大司农，善丹青。嵇康，谯国人，魏中散大夫，善画人物。徐邈，燕国蓟州人，封都乡侯，正始年间任大司徒。尝画缙鱼，悬崖旁，能使鲤来。

曹不兴，吴兴人，善画龙虎马及人物，世称“佛画之祖”。据古籍载，曹不兴善绘人物衣褶，有“曹衣出水”之称。古籍传有其逸事数则。其一，“落墨为蝇”，即孙权曾命曹不兴画屏风，曹不兴误落墨点，即以画蝇，进献御，权以为其真，以手弹之，可见其写实之功。其二，赤乌元年冬十月，帝游青溪，忽见一赤龙自天而降，凌波而行，遂命曹不兴绘之，即得，帝大为赞赏。其三，宋文帝时，天旱不雨，人力无救，遂取不兴所画龙置于水上，应时，蓄水成雾，大雨数日不停。所有载录虽近寓言，却可证明曹氏绘画之功，足令世人叹服！赵夫人，吴王孙权夫人，善画，巧妙无双，能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山川地势军阵之像，其织锦、刺绣、丝幔被称为“机绝、针绝、丝绝”，并称“三绝”。

至两晋，士人抱厌世之念者甚多，归于清静淡泊。时宗教兴盛，绘画勃兴。尤以佛画盛古今。绘画者人才辈出，载入史册者，司马昭、顾恺之、张墨、戴逵等。如顾恺之，晋陵无锡人，义熙初为散骑常侍。工诗赋书法，尤善丹青，画如春蚕吐丝，人物、佛像、美女、龙虎、鸟兽、山水无所不精，其运思奇妙精微，画面神气飘然。且有奇闻逸事传于世。尝为裴楷画像颊加三毫，观者谓之神殊胜，其可见顾氏写真重形神兼备。又载，恺之尝以一厨画糊其前，寄桓玄，玄发厨后，窃取

画而械闭如旧以还之，给云未开，恺之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顾氏大智若愚之才显矣。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同代人谢安称其“御画自生人以来，未之有也”，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时称“顾氏三绝”。

魏晋绘画严格而论，终以佛画为主，然花鸟走兽山水亦有开端，具有立祖之势。非奇巧之事，一是源于宗教之兴盛，二是源于画论之开导，魏晋画论承春秋战国两汉之思想而大放光彩。春秋两汉无成篇系统之论，皆由诸子片言论画，不是以画论画，而借论画以阐哲学问题。如孔子的“绘事后素”，庄子的“解衣般礴”，又如韩非子、刘安、张衡、王充等论画之言语，皆为画论之启端，未成大气候。至魏晋审美之高，重视评论之价值，论画之风亦盛于世。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论画》《云台山记》开中国画论之先河，对中国画论以及绘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如《魏晋胜流画赞》中称，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

南北朝绘画之盛，一是由于民生凋敝，世人承魏晋玄虚之清淡，每于闲散，以写烟霞云石、美人芳草以寄托情思；二是由于帝王雅好绘事，穷搜世间雅品成风；三是由于战乱频繁、政治险恶、社会动荡，文人厌世之风较魏晋甚重，追求精神自由，寄于宗教与艺术。佛教，深入人心，绘画受此影响，故为画史佛教画最盛时代。绘画几乎为佛画所容，画者无不以作佛画而闻名，如陆探微、谢灵运画甘露寺，张僧繇画天皇帝，曹

仲达画开业寺，杨子华画永福寺，田僧亮画光明寺等。我国禅宗之祖菩提达摩受武帝之挟而建业。北朝佛教，虽有所毁损，然后来诸帝极崇佛法，大建殿宇、造像，实越南朝，如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诸大石窟，其规模之大，堪称世界艺术之奇。

由于南北地理环境、民族风俗不同，南北文化亦形成异趣之别。南朝据长江流域，北朝据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气候温和，山水秀丽，黄河流域气候干燥，自然寒荒；南朝以汉族为主，北朝以鲜卑族为主，所以生活习俗、精神崇尚，各不相同，南人肩舆，北人乘马，并非偶事。南朝画风流蕴藉，北朝画风雄奇健拔，自然之事。南朝画多有新意，华妙精巧，画迹多在寺壁卷轴；北朝画迹多在石窟、寺壁。道释画兴于北，山水画兴于南，花鸟画欲动于南，论画出于南，此亦两朝气候民族气质之先定。

另外，北朝绘事不如南朝兴盛，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北朝之民尚武为风，多兵戈相接，不解艺术之趣，南朝之族尚安息，求静气。南朝宋武帝雅好绘画，喜收藏，东晋亡后而收藏北齐其府所遗之书画，闲来鉴赏。时名手辈出，载录者有陆探微、陆绥、陆弘肃、顾宝光、袁倩、袁质、顾景秀、王微、宗炳、戴逵、谢灵运、谢稚、谢约、顾骏之、吴暕、史敬文等30余人。陆探微创一笔画，开简笔画之先河。宗炳、王微开创山水美学，各有画论著述传于世。陆绥，善佛画，体运举，风采飘然。顾宝光，师陆探微，人物鸟兽皆精。顾骏之，师张墨，蝉雀画开先声。袁倩，象人之妙，亚美前修。谢灵运，善佛缘。谢稚，善女故事。所举画家中以陆探微、顾骏之、顾景秀、宗炳、王微等声誉最为。

南北朝绘画兴盛，画论亦蓬勃。其因，画者多为士大夫阶层，审美有品，好闻发见地，探妙寻真，如宋陆探微《四时设色》、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毛惠远《装马谱》、梁元帝《山水松石格》、颜之推《论画》、齐高帝《名画论》、谢赫《古画品录》、孙物之《述画》、姚最《续画品》。其中姚最《续画品》是续谢赫《古画品录》而作。陆氏《四时设色》、毛氏《装马谱》、齐高帝《名画论》均已佚去。孙氏《述画》仅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得见片言。概观南北朝画论，有见地者当属宗氏《画山水序》、王氏《叙画》、梁元帝《山水松石格》(疑为伪托)最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 一言难忘

# 文学让世界更美好

朱永新

诗和小说将伴随我们始终，并源源不断地帮助我们重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文学评论和文学演绎则与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诠释意义所做的各种努力相辉映。而所谓的现实，不也是我们一手创造架构的吗？

——(美)杰罗姆·布鲁纳

在上述文字之前，布鲁纳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关于文学意义的论述。他说：“文学让一些事物都有假设的余地，让一切变得奇妙，让原本显而易见的变得暧昧模糊，原本未知的却忽然再明白不过，让价值游走于理性与直觉之间。文学为自由、光明、想象力和理性所用，它是我们度过漫漫黑夜的唯一希望。”作为一名卓越的心理学家，布鲁纳对文学的信任和讴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文学，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创造世界的重要源泉。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空间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通过文学，我们认识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和更加美丽的人生，我们又根据文学中的形象去塑造自己、改造生活、创造奇迹。文学让世界更美好，让生活更美好，也让我们自己更美好。

我想试图表达的是，文学的功能和艺术一样，把我们放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自己想办法解决。面对各种假设，面对文本中无限可能的世界，我曾经建议“尽量对文本提出假设性问题”，这无非是希望为文本世界松绑，使之更容易重建和改造。

——(美)杰罗姆·布鲁纳

布鲁纳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出版过《教育的文化》《意义行为》《教育过程》等多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钱伯斯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引用布鲁纳的观点。布鲁纳认为，阅读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为文本世界松绑”，不要受文本的束缚，因为文学、艺术本身就是开放性的，作家只是为书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可能，而每个读者都可以提供自己的想象、自己的可能，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性问题，也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结局。为文本松绑，其实就是释放读者自身的创造性。文本，是在松绑以后才真正具有活力的。读者，是在真正解放思想以后才有创造性的。文本，只是一个样本，真正的创造者是读者。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他

自己的文本。许多作家，就是这样走上创作之路的。而引导儿童为文本世界松绑，对于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对于发展他们基于文本又超越文本的创造力，无疑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儿童具有天赋的评论能力，而且自成一格。不管提问、报告、比较和判断，对儿童而言都是出自直觉的行为。私下里，儿童们总是对自己的意见和感觉轻描淡写。他们感兴趣的，反而是朋友们的观感。每当聊起书本、电影、电视、运动等消磨时间的活动时，孩子们可起劲了。他们分享信息，聊到兴头上，他们的挑剔程度可不逊于成人鉴赏家。

——(英)艾登·钱伯斯

从阅读的角度来看，所谓评论，无非是评论家对于文本的分析与理解。按照钱伯斯的说法，“评论不外乎是以读者对文本的亲身体验为基础而向外拓展，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是空谈。”从这个意义上看，儿童当然是具有评论能力的。艾登·钱伯斯在《说来听听：儿童、阅读与讨论》第四章专门用了一个反问句“儿童也是评论家？”来回击那些怀疑儿童评论能力的观点，在第五章则旗帜鲜明地用了“儿童就是评论家”。所以，作为父母和教师，如何挖掘和调动儿童的评论能力，如何让他们愿意说、敢于说、善于说，让他们真正地就阅读的内容聊起来，像他们聊自己刚刚看完的电影、电视，刚刚参与或者看完的体育比赛一样，谈谈他们对于所读书籍的看法，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探索的问题。儿童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欲望其实是很强的，“如果对一个主题有浓厚兴趣，表达能力也足够，孩子们从小就会表现出评论的架势。”钱伯斯说，5岁左右的儿童就具有这个本领了，而一个9岁的足球迷，在评论前一天赛事时的认真严肃，在捍卫自己看法时的彪悍坚决，也是很少有人能相提并论的。所以，他的结论就是：每个孩子都具有与生俱来的评论能力，父母和教师的职责就是要帮助孩子善用这份能力。同时，儿童的倾听能力也是很强的，儿童对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也是很在意的。在一定程度上，倾听的能力与习惯不亚于说话的能力，培养孩子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即是表达对别人的尊重，也是理解别人的意图与观点的需要。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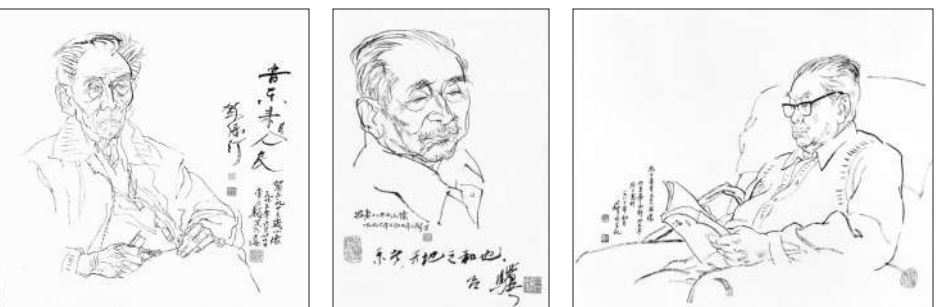


悦读

## 书话漫谈

# 群星闪耀延河边(上)

李廷声



李廷声为延安时期的文艺前辈所作画像

一说到延安，我总会心潮澎湃。延安是革命圣地，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对于延安时期的文艺前辈，我始终怀有一种亲切感和崇敬感。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我父亲李凡夫当年是抗大的教授，也应邀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我从艺60多年来，也始终按照《讲话》指引的道路前行。

至今我仍深深地怀念延安时期的文艺前辈们，其中贺绿汀、李凡夫、吕驥、王朝闻、艾青、蔡若虹、华君武、爱泼斯坦、张仃和古元等，我曾专门拜访，为他们画像和写采访短文。画像上都有他们本人的签名和题词，今日翻看，仍觉亲切与感动。他们虽已离世远行，但其精神和经典作品，是永存的。这些文艺前辈毕生践行艺术为人民的《讲话》精神，激励后辈沿着《讲话》精神的指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首经典的《游击队之歌》词曲作者，就是著名音乐家、教育家贺绿汀。贺老1943年奔赴延安，曾任中央管弦乐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又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1995年，我专程到上海贺老家中拜访时，为贺老画像。贺老在画上题字：音乐来自人民。



李凡夫是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授，1937年到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他著有《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革命的世界观和道德观》《李凡夫文集》等。李凡夫是我的父亲，他一生廉洁奉公，坚持真理，坦荡立言，一身正气，晚年时仍喜读书与书法，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最喜书写的。

在延安名震一时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是音乐界杰出代表吕驥创作的。他1937年到延安，还创作了《中华民族不会亡》《武装保卫山西》和《新编九一八小调》等数十首群众抗日救亡歌曲，是群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吕驥曾当选中华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1996年，我来到吕老家为其画像，吕老在画上题词“乐者，天地之和也”，用的是闲章“阳春白雪”，可见其对

美好精神境界的向往。

王朝闻是文艺理论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1941年他为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创作了大型毛泽东浮雕像，被誉为解放区美术的代表作。可惜，该作品后来被胡宗南国民党军队销毁了。新中国成立后，王老重新创作的毛泽东浮雕像，成为《毛泽东选集》的封面。1952年，王老还参与组织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制作。王老原名王昭文，因为孔子说过“朝闻道，夕可死矣”，所以他26岁时，自己改成了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名字。王老出版的专著和文集达40余种，近千万言。《王朝闻全集》达22卷，是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经典。1995年2月和6月，我两次赴王家拜访。在我为他所作的两幅画像上，王老分别作了长题。其一：我很少自照镜子，偶然觉察今非昔比，画家李廷声为我写生，在赞赏其熟练笔墨的同时，再度感到去日苦多。唯一可以自慰者，不过仍然甘心少年而已。其二：孙子兵法强调知己知彼的辩证法，对非军事斗争也有不可例外对之等。适应性绘画或艺术批评，同样有知己知彼的难度，矛盾无所不在，唯愿画家与批评家共勉，以期在共同事业中前进。

大诗人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感染了一代代人，也成为中国人民的心声。1942年2月毛泽东主席先后邀请文艺界人士谈话、交换意见，艾青也参加了，毛主席还给艾青等写信探讨。艾青向毛主席建议开个会，谈谈当时的文艺问题。毛主席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我一直忘不了艾老那双眼睛，因为他的眼睛里燃烧着诗人的激情。艾老曾为我的画题词：正气长存。1995年，我到艾老家为他画像，艾老刚从医院回家，身体虚弱，躺在床上。我画像后，艾老颤颤巍巍地签了名。我希望写一句艾老的名言，艾老的夫人高英大姐脱口而出：“上帝与魔鬼都是人的化身。”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艺委会原主任)

## 文苑走笔

# 同安湾畔的梭船帆影

范世高

“厦门号”帆船远航美洲百年之际，我细细品读好易唐朝霞翻译的《厦门号的故事》，感知厦门号在汪洋大海、惊涛骇浪中的孤独身影，更加怀念起同安梭船千帆竞发的壮丽场景。

闽人自古善舟楫。宋代闽南人发明的水密隔舱造船技术，成为中国人出洋的利器。在大航海历史时期的帆船时代，利用水密隔舱技术制造的福船，曾让中国人傲视海洋近千年。郑和七下西洋的巨大宝船，其实就是福船。而驾驭福船的水手，也大多来自福建沿海。

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厦门从未缺席。宋元时期，源自汀溪窑的珠光青瓷，就源源不断地沿着同安西溪顺流而下，过丙洲，驶出同安湾，在东亚日本和南洋各地大放异彩。

清代是同安人的海洋时代，从同安走出的清朝水师提督，竟然多达18位。同安出产的一种特有的船头尖、速度快、船身稳的帆船也脱颖而出。《厦门志》记载，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这种名叫“同安梭船”的帆船因其性能优越、航速较快，被选定为全国水师装备的主要战船，不仅东南沿海各水师配备这种战船，奉天金门营、天津水师绿营等北方海港的水师也多有装备，直到鸦片战争后才退出水师装备，但继续作为渔船和商船发挥作用。从清代至民国，满载西溪两岸蔗糖、坑仔口陶器的同安梭船……在西溪上忙碌往来，“浪击铜鱼墙楼危，潮回塔塔海燕归。商旅银水竟泛舟，船过城桥不眠桅”，成为悠悠淡水上的独特记忆。而厦门号帆船，让同安梭船走向了更加辽远的大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同安梭船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难觅其踪。2013年夏，我随团访问台湾，在台北故宫，不期而遇一个题为“顺风相送院藏清代海洋史料特展”的展览，其中的第二个单元“七海扬帆”，介绍的是海船和海上争霸的史料。我惊讶地发现，展台上

居然有一个20比1的“集字号大同安梭船模型”，展台背景的视频中还同步滚动播放着一部长达50多分钟的纪录片《再现·同安船》。那一刻，我心中的震撼和感慨真是难以言表，震撼于同安梭船制造工艺的巧夺天工，感慨于同安梭船曾经的辉煌与荣光。

回厦后，我立即着手打听有关同安梭船的现状，竟然一无所获，厦门文化界似乎也鲜有人知道这个文化瑰宝。直到2016年初我到同安工作时，才得到线索，洪塘镇新霞村的纪清老先生从1985年起就开始参与制造福船和梭船船模，国内外诸多博物馆都收藏了他的作品。我多方联络到纪老的一位亲人，表达了要去拜会的意愿，得到的却是纪老已经于前一年中秋前夕去世的噩耗，而他身后竟然没有半个传承人，不禁大感遗憾。好在他的遗作多为泉州海交馆悉数收藏，后来我专程去海交馆参观时得以细细品味。

2019年中，我到同安丙洲岛考察非遗工作中，意外邂逅当地造船师傅陈建民，再次现场观摩了陈师傅制造梭船的精湛技艺，以及一艘艘制作精良的梭船船模，大喜过望。在这里，我了解到，丙洲在20世纪90年代仍有数百艘梭船用于捕鱼，后来才逐步弃用，一度辉煌的“造船堂”也已经荒废了。我如获至宝，立即联系文化部门，成功地将陈建民的《同安梭船传统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加以系统性传承保护。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中马两国联合申报的“送王船——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202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闽台、东南亚“送王船”传统习俗中对利用同安梭船技艺所制造的王船的需求也在持续，这，也许今后守住同安梭船制作技艺的机遇吧！

(作者系厦门市政协研究室综合处处长、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